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頔武

贵州民族文化的
世界性芳香何以天成？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王子琪

“文化千岛”是贵州文化的适应性创新

贵州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3项人类非遗，99项国家级非遗，757个传统村落，312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都是这片土地灿烂的文化遗产。

讲座中，张頔武指出，“文化千岛”是一个生动的学术概念：“岛”与“岛”之间通过水面相连，各有特色又交错共融。正所谓“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若仅归因于农业时代山高路远而保存得好，便是一种误解。在张頔武看来，贵州民族文化的真正特质并非被动的封闭保存，而是主动的适应性创新。

他回溯历史：贵州是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旧石器时代的桐梓人、穿洞人，以及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这片土地并非文明边缘的荒僻之地。“这些远古足迹，点燃了贵州这片土地上人类文明的星星之火。”

同时，贵州的历史是一部“迁徙与融合”的文明史。每一次人口流动都不是简单的覆盖，而是多元共生。百越族群从东南沿海沿珠江水系逆流而上，农业和干栏式建筑、苗瑶系统从黄河中下游辗转迁徙而来，将自身文化与本地生态融合。明代“调北征南”的数十万江淮军民就地屯田，把江南日常生活与军事防御结合，形成了保留至今的风阳汉装和石头建筑的屯堡文化。

“贵州的民族文化不是封闭的，它们在最适合自己的文化生态下不断创造本土特色，努力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潮中。”张頔武说。

千岛汇聚，百川归海。基于深厚的文化基因，贵州近年来围绕自然珍宝、文化瑰宝“两个宝贝”，持续深入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与旅游产业化“四大行动”，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转化。张頔武认为，这四大方向精准抓住了贵州文化的要义与核心——红色文化连接历史转折，阳明文化溯源儒学精神，民族文化彰显多彩底色，屯堡文化活态保存明代记忆——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清晰的抓手。

两座“桥”打通边缘到“C位”

“我小时候住在中央民族学院家属宿舍，邻居中有一位研究侗语的杨教授，我曾跟着学了几句侗语。”张頔武在讲座中回忆，“那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今天侗族文化、侗族大歌会通过移动互联网出现在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

这段个人记忆，恰好映照出贵州文化传播力的两次历史性跨越。

第一次跨越，靠的是物理之“桥”。美国学者王钰在《极速》一书中记录了他在贵州的见闻，感叹贵州的路桥网络是中国大规模发展的鲜明见证。今天，花江峡谷大桥成为世界第一高桥，并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26年“全球100个最佳去处”。评语写道：“纪录固然惊人，但它真正改变的是人们穿越群山的方式。”张頔武说：“桥是连接‘文化千岛’的最好路径，不仅是物理的通，也是精神文化的通。路桥一通，整个经济社会的形态就不一样了。”

第二次跨越，靠的是数字之“桥”。张頔武指出，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贵州民族文化传播的核心阵地。用户通过镜头记录分享美景、美食与民俗，让贵州故事触手可及。“村BA”因一则短视频火爆全网，这场无明星、无赞助的乡村赛事，凭借纯粹的快乐与乡土气息引发共鸣，被誉为“最接地气的篮球赛”。贵州绣娘、银匠等非遗手艺人通过直播展示技艺，不仅让传统焕发活力，还实现了居家就业与增收致富。

从过去学一句侗语要语言学家当面教授，到如今刷一下手机就能听到侗族大歌。张頔武感慨，路桥让人走进来，网桥让文化走出去，这两座“桥”合在一起，让贵州从曾经的地理边缘站上了世界瞩目的“C位”。

“村字号”的密码：把情绪价值拉满

“村BA”“村超”火到什么程度？张頔武说，《纽约时报》《金融时报》都报道过，“村超”还获得了中宣部的国际传播创新案例。但他追问的是：为什么是贵州？为什么是现在？

他引用莎士比亚的名句：“玫瑰不叫玫瑰，但是它依然芳香如故。”进而阐释道：“超”和“BA”都是西方符号，但最后都成为贵州本土文化。这种转化，根植于贵州“村字号”的草根性。

张頔武总结贵州“村字号”的几个核心特征。第一，群众主体性。赛事由村民自发组织、自我管理，政府仅提供服务保障。“群众既是参与者也是决策者，充满了真实的乡土生活

出圈，在张頔武看来，它们虽借用了NBA、英超等西方体育赛事的命名方式，但“名字是借来的，芳香是自家的”。

他认为贵州将苗族芦笙、侗族大歌、方言解说等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气息注入篮球、足球赛事，展示出浓郁的文化本质与生命力。这种不排斥外来形式，并将其消化改造、赋予本土灵魂的能力，在贵州的民族文化基因中由来已久。它不断推动贵州从曾经的地理边缘走向全球瞩目的文化“C位”。

力。”第二，乡土文化与现代娱乐融合。中场休息时不是啦啦队，而是苗族芦笙、侗族大歌、民族盛装巡游。“把竞技和娱乐形成了乡村赛事不可替代的氛围。”第三，自下而上的传播。“村BA”“村超”不是政府包装出来的，是村民自己玩出来的，然后通过网络呈几何级数放大。

张頔武认为，“村字号”最深层的密码是情绪价值。他观察到，Z世代年轻人生活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受相同的教育、过相似的生活、刷类似的短视频。“所以他们同中求异的精神需求特别强烈，要给自己的精神找到一个安居之所。”而贵州“村字号”正好提供了这种沉浸式的、把情绪价值拉满的体验。

在“村字号”的场域里，输赢并不重要，乡土狂欢给人带来归属感。贵州文旅发展到今天，卖的不是风景，是能够“让人落地”的快乐。

当世界在理解中国，贵州捧出文化芳香

讲座尾声的互动环节，一位听众站起来提问：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贵州民族文化应如何定位才能更好走向世界？

张頔武先讲了一个现象：西方最近出现了一股“成为中国人”的潮流——学喝热水、练太极拳、看中国微短剧。他说，这不是偶然。“过去西方人从大理念、大叙事里理解中国，现在是从感受出发、从最基础的生活样态出发。”贵州文化正好踩在这个点上——它不是宏大叙事的，而是鲜活的、可体验的、能让人频频共振的。

他给出了三个层面的回答。第一，对抗文化同质化。在全球化浪潮下，贵州保存了原生的、活态的文化多样性。“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样本。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贵州之美就是世界多样性的一部分。”

第二，提供发展新范式。贵州没有走重工业、大资本的路，而是靠“轻量发展”带动整体跃升。通过文旅体融合、“非遗+”等发展人文经济学，“民族文化看起来是轻的，但它像盐一样，放进汤里，整个汤就鲜活了。”

第三，促进跨文化理解。当“村超”成为国际传播案例，苗绣登上米兰设计周，侗族大歌唱响国际舞台……“这些让不同国家的人真正理解中国。”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是鲁迅10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今天，贵州用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能力向世界证明，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叫什么、来自哪里，而在于它能否在当下的生活中散发芳香。



贵州“村超”。资料图片



侗族大歌被譽為“天籟之音”。龍夢前 攝（影像貴州）



2005年，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公园绿漪湖与倚云楼。贵阳市白云区档案馆供图

白云公园的人间情韵

徐炯明

在贵阳市白云区的城市脉搏间，深藏一处灵境——白云公园。它如一部岁月续写的书卷，蓬勃工业的余热与绿水青山的呼吸融为一体，这座融合工业、自然与人文之美的城市公园，不仅是人们日常休憩的净土，更是一座承载乡愁记忆的家园。

《贵州省志·城乡建设》载：“80年代辟建白云公园。”《贵州省志·茶叶》载：“2002年7月13日，国际茶艺茶道表演暨首届贵州省茶艺茶道大赛在贵阳白云公园内举行，来自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表演队献艺表演，省内各地14支茶艺表演队参赛。”《贵州省志·文化》载：“贵州民族民俗博物馆是贵州建成较早的一家民营博物馆，成立于2004年5月。该馆位于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公园绿漪湖畔……”此外，还有《贵阳市志·城市建设》《贵阳市志·旅游》《贵阳市白云区志》等诸多志书，以丰富的笔触记录了白云公园的诗意栖居。

白云悠悠 纸鸢乘风

20世纪80年代，白云区正处于城市化的跃进期。贵州铝厂的轰鸣声与城市建设交织，彼时的白云区，因铝厂而兴，却鲜有供市民休憩的公共空间。

1986年，白云区有关负责人带着图纸走进山村，诚挚呼吁一同造梦。荒凉的山丘上，村民放下锄头紧握铁锹，同工程队员并肩开山引水，共同为城市注入人文精神的底蕴。《贵阳市百山千园志》载：“1988年6月，公园对外开放并继续进行建设。”时任白云公园负责人的敖丕基回忆：“公园试开园日，人们犹疑观望，目光惊奇——荒地变梦乡！”孩童们在未完工的迷官石墙上追逐嬉戏……

白云公园的建成，迅速成为贵阳城市文化生活的载体，公园的气韵随着各类节庆活动沉淀成形——1989年首届风筝节之后，纸鸢乘风而起化为白云灵动的翅膀。《贵州省志·体育》载：长期以来，贵州各族人民都有放风筝的习惯，尤以贵阳市白云区的风筝放飞活动较突出和有特色……首届贵阳·白云风筝节在白云公园举行。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白云区“中国西部风筝放飞之乡”称号。风筝振翅数十载，引来八方游客在此体会“白云悠悠”。更静谧的文雅则在幽兰之间吐露芬芳，2001年第十一届中国（贵阳）兰花博览会暨首届贵州·白云花卉交易会、第六届中国国际风筝会、第十一届全国风筝比赛暨贵阳白云第十届风筝节在白云公园成功举办，空中的纸鸢与水畔的兰香共舞，在刚健的工业魂魄中嵌入一份柔情。

水墨意境 人文共鸣

园中景物设计蕴含先贤哲思，寄情风雅，深入骨髓。公园设计师王述尧“以白云为骨，以文脉为筋，以民情成形”的理念，赋予公园如诗的节奏、如画的景色。

迎春水库的蜿蜒恰似西湖堤影重现，王粤华赋予“绿漪湖”之雅称。湖上石桥横卧如月牙，波平浪静时半圆拱券和水面上的倒影合成一个整圆，天光湖影相辉映，凝成一轮皎洁圆月，赋名“玉弓桥”。湖滨长廊绵延百米，为无数家庭记录下和谐的温情画面，也曾长时间作为白云电视台新闻栏目的背景画面。深入湖水处两座方亭默默伫立，“兰亭”与“蕙亭”之名藏不尽幽香之意。湖面南端的荷花盛夏飘香，“绿漪湖碧波流静”之句被赋予池中一方小天地——寒碧泉。睡莲悠然铺展，锦鲤浮沉游弋，恍惚已有西湖花港观鱼之趣。

文韵于此不息流淌，水墨诗韵勾勒白云公园的人文画卷。

最早公园大门为仿古建筑，门楣中间有一行书横匾，上书“白云公园”四字，笔力遒劲，系赵西林所书。原公园正大门柱上有时年94岁高龄的谢孝思为2001年白云风筝节题写的楹联，尽道园中气韵：金竹节高，芳兰品贵，曲径通幽，嘉木成阴，是处园林入墨入画；白云寄意，彩鸢结缘，轻舟逐浪，碧波耀日，无时台榭不宜人。

120米长廊名“远芬榭”，戴明贤撰书楹联：“枕水襟风，天际孤云牵望眼；友兰伴蕙，渊头静气洗尘心”的墨迹与湖光相映。陈白秋的原木艺术曾入驻长廊，将贵州山地的图腾篆刻进木纹，让自然与人文在年轻中共鸣。

原船坞茶亭柱上赵西林书、胡康夫撰的楹联：“兰浆轻摇，整日辛劳抛水底；白云仰止，万家欢乐上心头”彰显民生情怀。当风筝节彩鸢蔽日、兰花展幽香沁园时，卢伯华笔下“春风迎来天下客”的盛况便跃然眼前。

笔墨诗韵 同奏清音

园中建筑皆有诗心。琉璃瓦卷棚的青云阁取意王勃《滕王阁序》中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阁旁曾设有从人工瀑布由岩从流泻，杨霜题撰“绿漪过雨蕉阴重，小阜来风兰径幽”的楹联与岩从瀑共奏清音。晴光阁临水而建，其名源自杜甫祖父杜审言“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之诗句。馆前余光桦撰、包俊宣书：“明月当楼，三径烟苍宜听竹。清风拂槛，一泓漪绿好盟鸥”的联语与石雕“八骏图”刚柔相济。倚云楼高踞丘顶，王亚光“邀回仙鹤同观景，留住白云共赏花”的题咏应和着唐宋之问“鸟向歌筵来度曲，云依殿帐结为楼”的意境，飞檐似要挽住时光，共赴白云好风光。

公园的景致，在艺术家的笔墨诗韵中早已凝成永恒，深植于筋骨。1997年，74岁的王述尧在《倚云楼落成》诗中慨叹：“休言辛苦苦干茎，喜见人间雨后晴。争得十年借浩劫，长留百代寄精诚。纵无神笔招翔鹤，犹有琼林驻鹭鸶。错落楼台迎众客，湖山风露蕴诗情。”道尽8年营建倚云楼的赤子之心和公园山水与人心交融的诗意境界。倚云楼后改建为“中国风筝艺术馆”。

公园即舞台 生活即演出

在建设初期，白云公园设计建设者坚持“共建共识”的理念，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园林不仅属于自然，也属于人心，白云公园要成为白云人民的精神居所”。

“桂阁邀月”“玉弓虹影”“清水观鱼”“玉莲托步”“百叶争渡”“凭栏听浪”“长廊伏波”“山庄碧影”“怡园品茗”和“古塔映霞”等十景建筑，古朴典雅，如水墨长卷。公园中的儿童乐园、水嬉园等承载着市井烟火……在公园举办的“白云风筝节”“兰花博览会”“龙舟赛”“钓鱼比赛”“水上灯会”等活动，吸引贵阳市民积极响应与热情参与——“公园即舞台，生活即演出”。

2008年，白云公园筹备改造为“白云生态动漫主题公园”，2010年9月贵阳欢乐世界白云生态动漫游乐主题公园建成，同年10月1日正式开园。2012年4月白云公园更名为“贵阳欢乐世界”。公园原有一些建筑被拆除，108米高的摩天轮矗立云霄，悬挂过山车的钢铁巨龙呼啸而过，尖叫声打破了往昔的静谧，宣告一个新阶段的来临。

公园的转型亦伴随争议，但更多年轻人在这里寻打卡：“00后”小陈用无人机拍下樱花季的延时影像，她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玩法……”

老白云人仍称白云公园，并循着记忆脉络穿行。退休工人老赵师傅带着孙子坐旋转木马：“我年轻时在这儿划船，儿子玩过迷官，现在轮到孙子开碰碰车。”湖边的广场上，70岁的张老汉仍在玩着传统手扎骨架风筝，他说：“机器做的风筝飞得高，但没魂。”

如今的白云公园，已经历经40载风雨。晨练者、散步人、读书郎、游客仍在其间静享各自的时光……

有人说，白云公园之美，在于自然；但更多人说，它的动人之处，在于将文化与民众生活深度融合。

白云公园从村野荒坡成长为贵阳市“百山千园”的缩影。它的故事里，有拓荒者的汗水，文化人的坚守，市场浪潮的激荡，更有寻常百姓的日常。白云公园，不仅是城市中的一片绿地，更是一代代白云人共赋的城市诗篇，是白云人情感栖息之地。正如王述尧言：“此园非石木所筑，乃民心所向。”